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三

內集三

書

始嘉靖戊戌至乙巳

答李彭山



承示楊龍諸說僅讀一二過諸生轉相傳觀併其本
亡之尊意慮今之爲學者淪於空寂甚盛惠也夫良
知常寂常感無爲而無不爲淪空執有要皆失真慮
之誠是也第未知執事蓋常淪於泱泱虛蕩識其病
而亟反之故爲是誠耶抑亦逆料其必至於是而預
誠之也今之學士僕未見其能盡除情欲之累而入
於空寂者也若其誕蕩不羈則是志未篤切縱恣自

是恐未可以此爲淪虛之似至於執有而不化者則
居然可見矣執事其何以救之

二

往歲朋友喜聽吾丈敷析經義然亦有以是病吾丈
者僕竊意喜者固未爲得而病者亦復失之吾丈講
經本是發明此學使人知所用力懲忿窒慾遷善改
過日進於道非但爲經書添註脚立新論以資學者
談說助其文詞已也而學者乃以爲談說文詞之資
如是而喜則已舛矣有志實踐者所貴問辨討論明
是非善惡之實無徇偏見無蔽曲說然後可以造道
以謂經爲病則將任庸庸之所裁幾何不徇於所
而去道愈遠耶此僕所謂喜者固未爲得而病者亦
復失之者也然吾丈於經義自童年時已能深思默
悟有出於舉業之外者既知學脉引伸觸長精研妙
詣所自得者益多然則精神之所流注恐未免習心
根據其中將有潛滋密蔓爲廓然太公之累而不自
覺者亦未可以爲小小疵病而不之察也吾丈臨政
處事光明磊落自是學力所到至於時以才氣智識
挽和未能純是性靈作用或亦緣此堂下之言不足
以仰契高明聊效芹曝之私亦渴欲聞教庶以來吾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三
夫之盡言云耳

答張紹中

僕之學何足以爲人師而紹中撝謙執下僕亦冒然當之不辭以紹中真切懇到之意不可虛且不可逆。夫學莫大於真切懇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真切懇到故也。朝聞道夕死可矣真切懇到故也。悠悠虛度言行不相顧表裏不如一則不能真切懇到之爲病耳紹中寬裕溫柔仁者之度而或者謂宜濟之以發強剛毅鄙意以爲只真切懇到致其良知則自然弘毅足以勝重任而遠到矣惟紹中念之

答嚴節推

先儒論人之不幸以無耻與不聞過爲大夫過未易聞雖有告者未必能盡古之聖人設誹謗之木欲盡聞過而已故謗者聖賢之所幸至於聞譽則惕然如負芒坐針以爲未能無一毫之不稱也知耻故也僕每當毀譽之際亦自動心但提起此意便覺有進步處此未足爲執事道聊效進修之助耳今人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察察之間欲求一德一心傾竭肺腑豈可多得但在我者坦然蕩蕩如天包海涵使皆囿于其中則莫不樂爲我盡凡易之道近而不相得則凶

或害之亦其常也

二

來書恣喜怒播威福之說足知哀矜惻怛異乎深文巧詆者也斯民何幸斯民何幸萬事皆本於心凡法官心刺則法刺心恕則法恕心精法精心粗法粗推之又不但用法爲然故心學不可斯須離也然今世有志者少志純潔疑定者尤少執事之志卓立如是更加純潔更加疑定前書所謂未發以前氣象有不思而得不言而信者矣

答王仁仲

往時承面談似謂政事繁冗不得專意於學此恐講之未明或泥於後世之說耶大學之教只在格物物者事也意之所用爲事事得其當爲格不得其當爲不格當與不當在獨知欺與不欺之間故無政非學無學非政顧恐志不專確時或出入此在仁仲內自鞭策而已顯望顯望

二

心無動靜學亦無動靜惟是志向堅定真實則雖紛紜膠擾如有拖之舟縱遇風波搖蕩一揆便轉矣用力與靜時難易固有不同然官職旣脫謝不得且須

隨分如此若待靜而學則虛靡歲月多矣高明以爲如何各以事牽未及款承然此事不在多言但辦得徹底真心卽無適非道惟仁仲念之

寄沈石山

目病尚未愈幸不加劇耳然視物猶若隔烟霧或謂須服硝黃之劑今屏居寺中避遠人事少待病勢如何靜中殊覺滋味深長乃知從前踈漏多矣古稱朝聞夕死聞道直是抵得一生拚得一死吾儕於種種外物可欲有輕於生者猶自貪慕可惡有輕於死者猶自割捨不得豈能扎定脚根立得命脉耶

寄聶雙江

數年間吾鄉賴諸公率作文風大振今東廓不免一出青原主盟執事與念菴諸兄有不得辭而亦吾鄉諸同志之所屬望者也親民是心之本體本體如此功夫亦合如此常善救人則無棄人常善救物則無棄物所以親之也棄而不救救而不善是亦自棄而已某每覺與人猶自別擇同異以此欠真誠惻怛未能親得在雖徃徃自訟終未造實際乃知聖凡只差毫釐之間而相去天壤矣周崦山卓然自樹又能虛已從善朋儕中所不可及此來必有相長之益便聞

示知之

二

兩奉書皆謂兄之謗可以無辨讀罪案始末則真有不待辨而明者君子能以身死天下之事而後足以成天下之事設身死天下之事矣而是非未明朋讒紛議又當誰爲辨者某每當謗議之來念此輒自悟來教所謂氣定乃見本來則又有進於此者矣凡今之謗議者亦其未見本來而動於氣者耳氣又自定則雲開日見萬象各復其常有不待一一剖剝者矣然辨案一出將使同志之士知謗議自外誠有所不可避而亦不必避益以堅其行法俟命之志又知好惡不平能使白黑混淆是非顛倒如此益以消其作好作惡之私則辨案之有益於同志爲不小矣面承有期不贅及

寄吳伯升

書院想已結期近日諸友精進何如朋友羣居貴開心相告虚心相授乃能有益古人脩身如今人業舉業舉者欲其中選脩身者欲其中道欲舉業之中選則必出其所業與朋友商之一字一句務求極純無疵而後爲有志於中選者欲身之中道則必吐露真

心與朋友商之一念一言務求極純無疵而後爲有志於道者近世學者於舉業亦不肯傾心商量少被指摘便赧然憤然不能堪受故人亦曲意阿承相與爲諛而已至於心之病痛逾加遮飾掩護不肯吐露故見人之過亦姑與之遮飾掩護如所謂恕已量主者蓋其心惟恐人之報之以忠告而自已無所躲避也此正切要之病幸相與共戒之

答戚南玄

賤體外強中乾老親又久羈宦邸日切鄉思請告疏黨蒙諸公見亮是天所以憐不肖者深矣君子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邈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然後爲龍德未至乎此遽可自欺自誑以爲能見能躍者耶昨心齋過此極承砥礪之益亦恨不得南玄同會約待僕行時復來南玄不能過金陵不妨同遊於金焦之間款承傾竭庶愜夙心耳龍溪歸自白馬備言南玄愈加平實沉默真能退藏於密者此外又更有密意乎

答林子仁

承諭本性自然合下便是不容人力直指真際啓我多矣古人所以兢兢業業終日對越在天文理密察

絲毫不肯放過正是此體所愧僕未有深造自得之實恐於尊教未免認指爲月要不敢不自勉耳亦望執事日精日一非久合并沃枯焦而潤之幸甚幸甚

答張維時

書至知得與波石諸君常聚甚慰一真一切真此雖佛氏語然聖學亦不能外也志向真偽毫釐之際精一不二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無不在我種種外慕只是不真一真則萬偽消除矣惟及時自強不懈因風有以助我區區之祝

答東隱

良知二字朋友講說日精求其真實擴充盡釋塵累真得赤子未有學問思索見解知識以前純一無偽之心亦未見有承當得起者靜思厥由則如某漫談無實徒以意氣爲諸友倡欲人務實而反道之虛過惡滋大矣乃今循省知懼入路日見明白第氣習纏繞不得了手耳聞公德學日進斯文主盟非公其誰無由縮地但有悵仰幸有以教之

答友人

明日東行今日促裝方遽忽拜翰教喜慰無量來教無自欺三字是心學真訣吾輩正坐自欺耳人心赤

子之初本自澄靜無欲後來染習種種多欲夫種種欲之種種克之是自纏自縛遂旋自解必無盡脫之理要得脫盡不如不縛孟子言良知是指赤子之心大學言致知亦是完全赤子之心吾輩日晝所爲多是牯亡而徒想像心體展轉話言自欺莫甚歟某歸來應俗始知學力未至嗣此當別求實地穩步惟兄教之

寄王遵巖

過杭讀執事夫真祭文棄故如蛻向道若趨非振古豪傑何以有此過省適旌旆東巡無緣披對以卒所言無動何如同仁諸友賴數公相與匡輔振作精采一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學者無精一志向未免以意氣爲發憤以談說爲問辨以億度爲思睿以把捉爲躬行與真志作用尚隔一層執事道義先覺幸有以警發之也

答魏莊渠

向承示六書精蘊首卷數十字發明古學皆平日所嘗聞教意思精到渾成不假安排嘉惠多矣第其他未緣遍觀盡識竊意古人制字本少後來增廣日多作者未必皆有至德所作未必皆根至理今欲一一

發明以意逆志恐未能盡如首卷數十字之渾成無
瑕也故鄙意以爲此書不必盡備執事推自得之實
以淑諸人莫如別爲論著如體仁說等指示學脉開
闢路徑使人實踐而深造之要之此心此理自可俟
後聖於百世縱使前聖之精制字以示後聖之蘊不
必因字以發亦未爲不可尊意如何某困學無聞唯
是粗浮病痛日漸體察明白乃知真根真命之學誠
不容鹵莽滅裂聲音咲貌爲也執事不棄愚陋有以
教之

寄橫溪弟

常州不得會荆川乃緒山亦先過二日矣王龍溪信
宿而別從前過失更煅煉一番大抵學不必過求精
微但粗重私意斷除不淨真心未得透露種種妙談
皆違心之言事事周密皆拂性之行向後無真實根
脚可劄定得安望其有成也願與賢弟共相鞭策時
光不待人矣

答王湛塘

近來學者心口相違固多有之然教衰道微苟有一
念相尋已是難得其間賢不肖固當有辨然亦須并
包兼容有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之意所謂常善救人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三
則無棄人不然則自戕自賊末如之何雖惡絕之亦無益耳執事以爲如何

奉甘泉先生

數年間雖未得朝夕領教然沾漑所被亦既多矣郭外之餞水次之語且感且佩誓當無負也聖門惟顏子不違曾子一唯自餘諸子於夫子皆不能無異同然則師友之間固不可以同聲相和爲貴非分彼我也而人遂因之有他說豈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耶某嘗謂朋輩不得因異同生彼我不得因彼我起異同然後此道可明因尊教輒及之知雲臥之志日切儻可得遂某當於白鹿青原之間奉迓歸棹也

答朱芝山

伏承手翰謂此學却是失真却難得真實意思訓詞精切感激佩服但謂良知無下手得力處稍得萌芽又被摧折而况果是萌芽否耶此却恐求良知太深是以自信而復自疑也良知即是獨知顯淺易知簡易易從蓋雖童穉愚蒙獨知未嘗不明雖放僻邪侈獨知未嘗不良雖昏迷蔽昧獨知未嘗可以自欺孩提知愛敬乞人不屑躡蹴之食小人見君子而厭然况學者乎慎其獨知日精日明五常百行皆由此出

苟自欺自迷則旦晝所爲牴之反覆雖其事親從兄亦義襲而已矣故學問之道惟此知最真最近不假強爲不待遠取上智下愚皆可持循吾兄猶謂無下手得力處何耶夜氣之說是爲已斷喪良知者指點端倪使旦晝有用力處故曰好惡與人相近言羞惡是非之知不容泯滅佳章所謂非待夜始清者也後世舍獨知而求之虛明湛一却恐茫然無着落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自是老氏宗旨老氏致虛守靜窈冥玄默夫杳冥玄默則不可言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若聖人之學曰脩辭立其誠而已曰言顧行行顧言而已曰言不盡意不言而信而已豈若老氏所得者耶老氏所得在此所蔽亦在此其流爲爲我爲自私亦不可不察也

答陳履賢

履賢資質甚美志向甚正惟是求之急迫是以欲速不達急迫與立志真切不同急迫只是私已反爲不誠來書所謂憤激病重者旣自知矣惟憤激故不能慮以下人不能慮以下人故種種拂亂而矯偽狂妄之譏皆所不免夫譏者固不能亮履賢之志然志旣未誠則固有偽妄在到此不痛懲偽妄盡檢點平生

大欲洗濯蕩滌使德盛禮恭可以養人於善而徒委
之魔業付之無可柰何則終於不誠而已矣誠則動
靜合一細微曲折心無不到而亦自脫洒磊落又焉
有牽纏架漏之病誠則常精常明又焉有當局則迷
事往則悔之病履賢欲求深根固本只在立誠來書
所謂將虛興認作堅志正是以賊爲子此憤激所從
生而百種病痛所由出也消此一病則無適非道然
非師友夾持恐不能以離索之力消磨得也

寄徐少湖

頃得聞北江書知已過浙想今綵侍歡娛之日久矣
喜與東廓念菴荆川諸兄先後彙征朝家之慶第南
都失友江右失所師資然豈敢以偏而不咸之情致
私憾於盡取也功利之習入人已深居養於人猶能
潛移默奪而况羣衆相扇成風以吾兄精明之志堅
定之力周旋其間必且化人而不受化第無虞之戒
諒亦未能忘者養晦所以順時然養之云者養力而
使之足養氣而使之克養心而使之壯此中作爲固
未可泰然晏然而已也謙虛自牧與獨立不懼二者
固並行不悖惟兄念之

寄劉三峯

書院中朋友聚散何如道學志切則會友自不容已
然數聚數散而於身心病痛包藏掩覆不肯指點洗
刷責善之言不肯虛受則猶之無會而已矣古之人
去不善真如惡臭之著鼻如疾病之在身志不如是
則亦只是改換念頭病根依然俱在如此悠悠蕩蕩
而欲心體瑩徹是拂浮塵存積垢而望鏡之明也朋
友會聚幸爲致此意相去千里無任拳拳

答曾雙溪

執事與商甫同官于浙皆有政聲學問之力不可誣
也然精神須用完固功夫須是嚴密近日有志之士
亦有於世情上調停得無病痛時調上補湊得無缺
漏亦能有益於民然只是調停世情補湊時調的心
亦卽是調停補湊的學問此中多少漏泄多少放過
須是以真誠惻怛之心行真誠惻怛之政然後能內
省不疚想執事正如此因論輒及之

答友人問

善者人心所同好惡者人心所同惡學者誠能於日
用踐履間著實爲善去惡改衆人之所同惡脩衆人
之所同好鄉人將薰其德而良焉何一齊衆楚之慮
苟未能著實爲善去惡徒以空談拂俗則於忠信篤

敬之道既有愧矣而欲望州里可行乎哉因問畧及之

答李古原

來教謂儒者專以著述爲務其教人又專以存心爲言不知已馳心於言語文字之末其所著述非其所急務誠然誠然著述所以明道豈足以害道然專以爲務則務外矣存心是聖賢第一義君子者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者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而孩提無不知愛無不知敬大人者不以貨色名利自私用智斷喪其赤子之心者也是而學是謂身教徒以爲言則非教矣夫道由之而後知知之而後言億而知之億而言之則於已於人皆不足以達道故好學則無物非學言語文字亦學也身教則無行非教言語文字亦教也來教所謂卽行以明理因心以爲學僕何足以及此而亦安敢不自勉哉甘泉先生諸著述亦各發其所蘊吾輩治身心之病諸書皆如藥方取其對證者服之則邇言莫非精妙不然則五經四書未必爲功也何如

答孫蒙泉

近日江陰之政上下交贊甚慰然而謙虛下人猶若

未盡以與執事雖世俗溺於所見然吾輩反躬之學亦不可不自省也來教絲毫假卽全體假無此絲毫卽本體直達警發多矣說到此須造到此始是脩辭立誠不然總是虛見虛談無益於學朱子抄未曾詳觀大意與先師采刻定論同意而序中發明却似未盡末後引朱子新得數語其命意發端猶是舊學以此爲定見恐未足破疑解惑而反助之波也以合之盡其大爲存心朱子意本不如此異時恐有援此爲辨者省去文字休養靜觀亦起人疑學得其道多識前言往行亦是畜德苟失其道雖休養靜觀省去文字亦才有入手處也尊意如何以通其故一語上下不相承註述二字古不並用此猶是小疵凡此等論學傳世之文前輩往往反復商確不肯輕出今卽入刻猶可及改否然語意雍容氣象寬大殊無矜逸猛隘之態足知近來學力所進而觀者之所感必深矣中間數覺有局縮處却恐是氣習消磨未盡而用意收斂調停簡擇不得矢口而發故爾以此益見得學尚有可進步處須精義乃入神也道遠無由面承語多直致諒不以爲罪

答王鯉塘

來教謂千病萬疴皆軀殼生出誠然誠然夫不從軀殼起念雖富貴功名何者非道從軀殼起念雖道德仁義何者非私今脩身學道者要得自家種種皆好似是爲已而究極根源未免猶是務外好勝裏許盡軀殼之私湏是善與人同方能脫離軀殼不然却恐七重鐵城內天君出頭不得也如何如何

答李克齋

執事到任未及兩月而四境之民歡若更生士大夫皆以爲數十年僅見皆有愛莫助之之意此雖飢渴易爲飲食亦誠之所感然也昨奉告翰閱光采愛養精神自是積誠之道而調停世情亦在其中矣末世學術不明人心憤妬成性尊貴者至與下賤爭能而况比肩齊驅者乎况法行家必多所不便萬一乘嫉妬者之釁指摘其中一二峻切處相與騰播反使良法美意因而阻閣故僕以爲才人志士雖深自韜晦頭面已不可掩苟非盛德若虛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此在克齋固可以意會也諸生固當兼收並畜雖牽纏文義者亦湏假以詞色不可峻拒舍文義則諸生無學可講法堂前草深一丈矣然亦湏擇其中可與者於血脉骨髓處提掇一番此意又不拈動恐自

已亦日漸生澁亦漸漸流入文義科臼中而不自覺不可不察也萬萬慎自愛重

答楊子大魯伯慎諸友

諸友手狀至中間悔恨真切足知志不少替然只如此數數悔恨亦未必有益須真見得良知是自己性命真實自致將去種種富貴利達真如浮雲種種凡情俗態真如毒藥自然陷溺不得自然無祇悔不知諸友於此却何如也相去遠徒以筆札論心不欲為浮泛之說故語多直致知能諒者

答補之玄畧純甫思畏

得書知補之病痢初愈玄畧遭大故兼承保齋之論極荷眷念大抵喪中亦須常得朋友提撕不然或哀傷大甚或牽泥浮文皆足以耗斲精神而所謂必誠必信者反有所不盡勢則然也古人居喪讀禮亦是涵養孝誠玄畧於此想自分曉補之諸友却須時常相過無使玄畧寂寥也學無巧法惟是此心真實即無復可言苟此心不實則亦無復可言純甫思畏書中所謂習心乘間竊發而不自知覺而悔之則已無及者恐亦只是欠真實之故不可謂有真心而舊習猶爾也不自慊即是自欺此中容分毫解說不得區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三
區草土餘生無復他志襄事後卽爲深林長谷之計
儻不卽死爲諸友作異日匡廬主人也

答王龍溪

遭喪以來精神大覺耗損靜居點檢半生種種作用
與所謂靜專動直靜翕動闢者寔相背馳如之何其
能有諸已如之何其能克實輝光夫志專之本也慾
忿翕之賊也一放過則無學可講一透過則亦無學
可講要須直實朋友夾持乃不虛浪往在南雍兄拳
拳拯我藥我當時自是心勝未有以承之乃今又不
得朝夕繼見念之長然儻便差南來索我於浩溪幸
甚

二

久聞衡山之遊連書奉促兼請因過匡廬青原之間
披對一兩月遂了先師年譜不知俱曾達否夏間還
自青原棲息南明日與諸生從脚根下檢點將從前
種種世味濃處冷淡一番始覺吾人赤子時心地本
自平易真實種種障蔽盡是自起自作徒自受累目
今警惕頗深日望枉教倘遂能發山陰之舟甚幸甚

幸

答友人

自先師提掇孔門致知二字士大夫始諄諄然良知之學相傳浸久習其說不既其實知字或未有的確若之何致之蓋孟子良知微諸孩提言赤子之心也吾人爲赤子時意慮不作慾習未染愛敬中出是非內明不由學問匪涉思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博學學此力行行此問此辨此思此得此聖功也而或意必內萌功利熾然離真起偽日迷以遠覺而脩之所貴息黜補剝復歸其真而顧憑其意必不淨之體輔以聞見思索之知展轉混惑各安其習語上達者論虛語實踐者逐物雖復邁往篤切要爲假借近似歸于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今之真見良知者或寡矣故或失則忽或失則滯或失則無忌憚或失則多顧慮皆起於功利蔽於意必根基穢雜知見緣飾迷似爲真離本愈遠既居之不疑則欲反無由誠可懼也

答劉晴川

邇來深悔昨非與諸生憇南明痛懲宿習頗覺心地日有發明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吾輩赤子時心念何如因何失却今如何不失得非頓息諸愛從前種種起作一切忘却恐去此日遠也先師云致

知存乎心悟某以爲了此卽轉盼可了不了卽是拖泥帶水縱饒勤勤懇懇忿窒慾遷善改過亦終未有了期兄以爲何如幸數教之

寄黃父菴

某去冬闋服後新春會東廓念菴諸兄於青原尋同遊石屋玄潭夏初始歸與諸生栖息南明靜專切磨頗覺心地日有發明第遠遠無緣就正殊切悵望耳彼中從遊爲誰渴欲知之道有本德有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基本不立種種脩爲盡是勝心浮氣私智小慧講習之餘頗覺昨非而未能亟反也幸有以教之

答友人

近與友朋講習始覺吾儕大患在未有真志獨知耿耿誠不可欺然志不立則亦因循鹵莽言行背馳亦勢所必至者執事作興文教此處更須提掇志立則道不外求君子愛人小人易使所以成政者也惟執事念之

寄羅念菴

歸來承諸友相尋日相與切已點檢從前只於嗜欲上轉換粉飾不曾徹底息滅於世間種種淡然無復

滋味所以合下不是赤子之心種種講說持行只成
畫餅炊沙耳九月三日爲先君忌辰湏忌祭後乃可
面合弁共究此懷風便先有以教之

答人問學經

承下問孔顏之學幸甚幸甚蓋堯舜相傳曰人心道
心惟精惟一孔子得其道以教當世其答顏子之問
曰克己復禮爲仁仁道心也夫道心之微也而克周
不可窮故行之而千變萬化不可勝用言之而五經
四書不可勝載五經之言言其行也教人行之非教
人言之也由漢以來講五經四書精研其義者爲不
少矣然而如孔顏之自得者或未之見何也求之書
不求之心言其言不行其行蓋孔子之學易曰所居
而安者易之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夫居安乎易之
序而後能樂玩乎爻之辭矣世之學經者能如孔子
之學易者乎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今之
學經者其果求以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乎學之不講
數百年於茲矣今世通患大患無志有志矣患無師
友講明安於所習自以爲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不
自知其違道遠矣凡執事所以致力於孔顏之學者
何如所得於經者何如能一來講求其志幸甚幸甚

答王蒙泉太守

來諭有提掇大端大本之說夫學正患大端不明耳
良知之靈於義利公私誠僞分毫不可欺蔽某嘗謂
無功利之心則通體是義出義則入利矣一體萬物
則通體是公出公則入私矣不失赤子之心則通體
是誠稍有起作卽入於僞矣大端旣明則禍福利害
莫之能二二則間不二則無間來諭謂中間遭值不
偶吉凶禍福死生利害以之此殆大端旣明之效耶
又謂志不篤行不力而間斷居多則恐所謂明者尚
未能澄瑩精一抑執事望道未見之心也良便尤望
惠教幸甚

答何善山

得書知上下相信可以觀政矣高蹈之志且未宜動
古人內度諸已外觀諸人得則行不得則止若人無
所忤已可以自盡卽不必屑去也有此一念亦足以
累心病政如何如何君子隨其所至遇惡揚善順天
休命故弦歌簿書催科鞭朴只是一心只是一事若
判爲兩途便未免涉於意必故或失則愛或失則忍
或失則踈或失則迂皆意必爲之蔽也來教以幾微
作用不能潔淨精純爲懼足知用功精一意必不能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三
為蔽宜其無不達者矣

答曾思極

來書皆從身心踐履體貼發問非苟為浮辭飾說足知為學不鹵莽也喜慰何如所謂中無定主馳騖紛華學脉病源已曉然明白僕何言哉夫良知本靈良知本誠千變萬化中主常定非強作之也毀譽榮辱得喪禍福牽誘於外心生愛憎情存取舍自蔽其靈自賊其誠故主宰搖奪而內多疑沮如來書所謂心有所不屑為而事不得不為有所欲為而勢不容以為此正是良知本靈是非本明而未免為毀譽得喪愛憎取舍牽制搖動凡此只緣志不真切之故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死生大矣欲惡不存而况毀譽榮辱得喪禍福之小者果孰為可愛孰為可憎者耶無可愛故無可取無可憎故無可舍愛憎取舍兩忘故心同太虛常明常定千變萬化真實無妄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又何疑沮之有來書述僕嘗言心有不善事無不善夫事之不善皆生於心心善則自無不善之事故曰事無不善非謂心既善矣則百無所擇而可以無所不為也若一心有所不為一心

爲事不得已曲爲之卽此曲爲已足毀譽榮辱得喪禍福所牽已失其有所不爲之心矣心曲事曲事曲心曲未有隨俗習非而良心昭然獨存者故大學言身心意知物一是都是一錯都錯所言格致誠正脩一了都了一不了都不了合外內之道者也夫抵學莫大於立志孔子言志學志仁志道匹夫不可奪志濂溪言志伊尹之所志陽明先生言志者人之命命不續則人死病源學脉端的不外乎此千里拳拳言不盡意願思極無忽乎其志而已

二

立志之說雖淺近語却是吾人劄定脚跟實着志卽良知精明堅確之體立志卽致知精明堅確之功學問思辨已百已千只在此毫釐間精純於此有立自然神氣清明義理昭著可以上達不然則種種講究種種脩飾叅往稽來準今酌古只成得曉了時務調停世故底人不可與入道也

答魏水洲

來教知同此懷慰浣之劇示以痛處知痛非是未發功夫功夫只在已發處用已發似爲成男成女非無極太極混然之體又云一二論篤知已不免義外之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三
論又云接引固盛德事然舍已從人何時得超彼岸
臻實際足知兄所悟入不淺淺也第根尋語意猶未
免以動靜内外人已相待爲二猶未能澄然兩忘如
來教所謂常一而止者雖與事外者病證不同其爲
未得良知本體則一而已然來教却已入微當是靜
養中得之惟是毫釐之間不精察明辨則未免一塵
之蔽爾幸更垂教

二

往歲令親以兄所作行狀來索鄙文知兄文學大進
想心學亦如此矣兼聞從事玄牝之學此與吾儒功
稍同而志迥異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不可不察
也數歲不得一會良以爲念青原螺渚之間幸數與
東廓念菴諸丈求切磋之益望兄不至未嘗不增慨
也吾輩開山法主豈可使木魚絕響如此其久先師
如綫之脉將誰續耶悵念悵念

答戚補之

象山先生分別學者之病有二種一是情欲一是意
見吾儕以情欲未了之心而又文之以意見則二病
兼受之矣然意見作障亦只是情欲未了補之日侍
東廓龍溪計於此當有掃除廓清之功無緣面承附

致區區

二

初聞海鹽之除頗訝補之乃不得府倅縣令而顧得丞既又思此念猶是計校崇卑習氣所發孔子乘田委吏丞不猶愈乎則又爲補之喜官愈卑則所事愈多佐令以治一邑則民之求望者亦不少所事者多則容有難事易說者參乎其間不容不思其難而徒伺投其所易求望者不少則親之不親治之不治立之不立道之不從不容置之弗問而漫焉以尸乎其上也然則所以誠之於身而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亦宜何如必不容以虛見虛說謬悠苟且而可以獲上治民者也僕所以爲補之喜者如此想補之之心亦無異於僕所云也梅純甫推台州劉虞讓令慈谿周良卿教平湖得相聞否緒山龍溪石山荆川時相過否學無朋友之助則平日凡心習氣消磨未盡者不免潛滋暗長以是行乎毀譽利害得喪之途將有陰移密陷日戕賊而不自覺不可不警也千萬自愛

三

來書謂涉歷得喪死生之際外面雖若整暇而透裏檢察終有不妥貼者在足見補之用功細密不苟且

放過也凡私意甚微處却甚真却是聖凡大界限然
須從根本究竟始得昔人謂齊得喪一死生者言得
喪死生皆循其良知耳良知本體生亦自愛死亦自
惡得亦自喜失亦自憂皆其虛靈之因應變化如太
空浮雲起滅無礙卽是死生得喪處之一也今俗人
以死生得喪爲心固有所著然以齊死生得喪爲心
者亦是從死生得喪上發心亦有所著有著卽是作
好作惡卽是凡情惟循其良知無所倚著卽是真好
真惡卽是王道卽是天則此須立心之始有著無著
一分曉則凡情自別天則自見若只於不妥
洗滌却恐是支流辨濁清也來書又謂官極小精神
力量須極大此是補之仁爲己任之志然就中亦須
檢察若從官大官小處發此心則猶是凡情俗根也
來書所云者皆枝葉之發生有不容自己者耳到此
更不可於倉皇躲閃處着力揚湯止沸不如火滅而
沸自息矣相別之後相念益深來書脫樊籠就陶冶
以了平生幸甚幸甚然亦不必以此累心卽當官有
種種不誠處矣乞休之舉恐亦未便得間則脫屣而
往耳用志精一則無地非陶冶自作障礙則無地非

樊籠此亦不可不知也

寄教純之

別純之甚久數從洛村諸兄知京中相與講學之詳
騏驥奔軼駑駘望風長嘶矣學患無志有志矣患不
知良知不足以適道尤爲大患者志不精一而遂以
意見爲良知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吾輩講習日久
豈不各見大意然於世俗富貴勢利之習雖未嘗沉
溺根著而隱微之間要亦未能盡忘則亦豈得爲精
一之志而意見之爲蔽亦不可不察也自謂寬裕溫
柔焉知非優游怠忽自謂發強剛毅焉知非躁妄敷
作忿戾近齋莊瑣細近密察矯似正流似和毫釐不
辨離真愈遠居之不疑則欲反無由矣然非實致其
精一之功消其功利之萌亦豈容以知見情識而能
明辨之者純之志道篤切又得良友之輔行著習察
深造自得幸有以助我

寄蕭文奎

移舟言別擬夜泊荒濱對榻論心而事勢左阻惘然
分袂茲承手書謂離合忻戚有主張之者非惟不當
容心抑亦不必容心此聖神所以樂天哲人所貴知
命者也又謂吾輩受用只是此學更無分毫可疑幸

甚幸甚夫學以性命爲宗然性也有命君子不謂性
命也有性君子不謂命何則天人一體性命無二謂
性者以強力必致爲功故不足以知天而盡性謂命
者以縱任無作爲賢故不足以知人而至命凡此各
有所倚未免二之意見爲蔽迷本喪真矣昔子思語
盡性而察鳶魚推鬼神闡隱微之旨蓋言命也孟子
語知命而遠巖墻避桎梏立順受之教蓋言性也道
不可以用智求理不可以無心得故君子無所不盡
其心而未嘗有所容心所以順性命之理通神明之
德豈容毫釐倚著將遂千里謬迷矣把玩來教因偏
示朋儕莫不勝發醒解深省惕然第稍疑執事不容
心一語似有所倚得無深信乎性之有命而微忽乎
命之有性耶知容心爲病遂并與盡心爲疑耶夫強
力必致非所以言學懲此不爲將入於縱任無作蓋
有懲而輕將有激而重其勢必然其究且踈脫缺漏
因循玩弛故兩忘則無事矣然豈易言哉今執事種
種醇醪視文理密察強毅齋莊者如何反省精思則
百尺竿頭豈更無步可進耶蓋孔子四十而後不惑
然猶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况吾儕乎便中千萬
裁教書未閱時艱危至欲流賈生之涕此亦在吾輩

藏器待時總怨天尤人不得也如何如何

寄張仁伯

別來相念甚切每朋友胥會未嘗不歎仁伯之相遠也中間得一書甚慰然無便裁答計仁伯自此遂入仕途則後會益未可期矣立志雖淺近語却是真實根脚稻種結稻稗種結稗假托不得也來書所謂友朋喪敗亦只是此處欠分曉耳敝府士夫如曾慥極周賢象皆志學懇切而敝邑新舊諸舉亦皆可與同學者幸相與商之無徒塵埃中滾過幸甚

答劉虞讓

邑廩政繁而敏贍之才何施不可想平日講學亦當大有得力處箕子言無作好惡大學言有所忿懣好樂恐懼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言易發難制惟怒爲甚第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古人格物致知真訣也病泄草草不盡

答吳蘇山

僕自歸來友朋時集得數數商量舊學但真實有志者固少而徹悟良知者尤少中間世情遮迷猶易警發意識襯貼卒難破除因思吾儕雖與後來諸友精粗淺深稍有不同然不免落此二病其爲不徹悟良

知則一而已良知不得徹悟縱有格致功夫終是影
響蘇山以爲如何登壇開講雖非巡按事然時從講
論及考校中畧發端緒爲汴中諸生種後來善根鄙
人至望諒蘇山廣教之志於此當加之意矣

答周良卿

兩得書及啻說知進學不懈爲慰士之學教官之教
猶農之耕田峻之勸相不力則民失其所以爲生然
世之人去農而業商舍五穀而事美稗誤已久矣今
欲盡去其所誤以歸於正非大勇不能所幸良知在
人無有提而不悟乎而不醒者然須真有爲聖人之
志直截將有識以來種種習氣徹底勘破全體放下
則赤子之心本自光明瑩徹本自充拓變化如日中
天如水行地真不假知識湊泊意氣幫助者想良卿
久已洞然於此比來磨礪煅煉新得如何千萬寫示
答陳明水

去夏承面教茲復辱手翰深造自得真意盈溢讀之
雖然受益多矣學無巧法惟是此心當體卽真纖塵
不染不由解悟不待思惟真如赤子之初然後種種
色色莫非真覺莫非實用却愧從前浮想認假爲真
往在大學徒以口吻動人畢竟無益始知知見談說

非成已成物之實也

二

先師謂致知存乎心悟故古聖有精一之訓若認意念上知識爲良知正是粗看了未見其所謂不學不慮不係於人者然非情無以見性非知識意念則亦無以見良知周子謂誠無爲神發知知神之爲知方知得致知知誠之無爲方知得誠意來書啓教甚明知此卽知未發之中矣格物二字先師以謂致知之實蓋性無體以知爲體知無實事物乃其實地離事物則無知可致亦無所用其致之之功猶之曰形色乃天性之實無形色則無性可盡惟踐形然後可以盡性云爾大抵會得時道器隱顯有無本末一致會未得則滯有淪虛皆足爲病學苟知本但當於日用實履處蕩滌習氣盡其本心居處必於是執事必於是與人必於是自然上達天德矣凡謂如何

答徐波石

別來十年殊無進長愛根未斷凡情不除俛思聖訓良用慨然青原玄潭小聚亦不能久大抵哲人旣遠微言湮晦人各以質之所近意之所見者爲學煎融習心一着皆不敢自謂能瑩徹也執事何以教之書

末險僻機阱之云已領惟虛心應之而已

答張維時曾思極

兩得書知雖在仕途能奮拔自立慰甚慰甚人自有生以來心識浮動加之事物牽引繫累天真不胥而泯滅者幾希矣君子沈心退藏反之未發之前以得吾赤子之初而真見夫良知之體如太虛之冲漠無朕種種事物如萬象往來於太虛之中初無所礙則凡世俗所貪好慕戀者何啻流霞浮彩過目而不可留情欲染汙何啻穢臭之沍體其戕賊吾心何啻鴆毒之害命所宜大愧大懼務絕遠之爲安然後爲匹夫不奪之志然後爲見大心泰之學想二君反觀默識當已洞然於此矣情欲之溺人也甚於水仕途水之海也漬足不已遂至揭厲揭厲不已滅頂爲凶矣可不懼哉

答程松谿

自頃奉手翰并二疏之教嗣後邈不相聞矣每念哲人云遠微言日晦朋舊四方星散各以其質之所近意之所見者爲學無緣聚首以砥偏去蔽雖同志如吾兄自金陵下榻之後不奉色咲者五六年矣南鴻北鴈悵望何如凡有教言幸附東厓便使當不滯也

答聶子安

承貴治諸友拳拳極深感念別後能數相見否沉密謙虛最學者對病之藥致知固是大頭腦然常提省此意尤覺得力朋友互相規切須是信在言前一點便化始爲善道如僕資質駁雜子安却不妨痛加箴砭無所忌避自度頗能堪受得也

二

玄潭之會過承虛聽第愧無能爲益耳子安天性豪邁自是任道之器又學有師承知作意矜持之爲病不至墮落第二義者第未知且晝脩習果如古人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與否亦不可不自省也子安若只作後世豪邁人則更無可說必欲追踪往哲則百尺竿頭豈無步可進也亮之亮之

答唐荆川

往歲兩奉書問不知達未憶南都領教嘗談及慈湖先生之學兄直謂曉解不得某嘗聞諸師友慈湖有受病處亦有得力處想比來精思妙詣必得其所謂受病者何如與得力者何如幸不惜遠示近日友朋中有謂古今學術與我相牴牾大疑難處須將較訂一番彼已端緒畢見庶不至於自用某嘗以其言爲

然兄謂如何

寄萬鹿原

不奉教札忽忽兩年馳仰何如聞西遊還造詣益精
惜無由請教耳往承率真之諭敬佩至言但人自有
知以來動習於妄非致精一之功則認習爲性者有
之此某近日所自覺者執事以爲何如便風不惜遠
教至望至望

答彭雲根

某於執事未嘗瞻奉顏色而相聞有日殊切馳嚮遠
勤翰教獎借過情非所敢當然顏惰因之警發不啻
千百朋之賜矣致知之學傳自孔門而後世求之聞
見知識以影爲形先師陽明公闡慎獨之訓而爲之
言曰獨知也者良知也戒慎恐懼毋自欺而求自慊
所以致之也於是學者恍然知明物察倫精義妙用
不遠於心而得之然邇來亦未免求之講說想像亦
歸於聞見知識而已矣人心虛靈雖小人閒居爲不
善者與聖人同然涵養擴克不以欲蔽使虛靈之用
火燃泉達足以保四海則君子之所以克念作聖者
也擁爐諸作皆執事精詣之見旣聞教矣更願靜觀
默識姑置古人種種論議如生在未有文字以前直

從自心虛靈獨知涵養擴充以得其爛然不可欺勃
然不可已者則凡荀程歐子之言其精純者皆發吾
心所自有而其疵駁者亦足以知其受病之所自以
爲內省之助此固古人多識畜德之道計執事用力
於此既深當有以教我也迫冗占復湏面承盡所欲
言

寄蔡可泉

南都別後忽忽數載訊牘且復踈闊况望促膝款承
念之殊惘然也頃聞督學敝省私心願見如渴顧執
事有公期而業又不能遠造馳切何如昨辱馬午山
使翰僕復之書云濟俗莫挽志士是同此慨然湏自
世人心髓入微處撥轉亦湏自自巳心髓入微處精
神透出此天德王道之所以貴慎獨也所欲與可泉
相砥爲益者亦不出此便間尚幸有以教之

答周以介

東廣藩臬諸公相會者能道以介政聲甚嘉良慰遠
懷方特之操在宦途愈礪雖居今之世不無矯拂其
視隨俗浮沉者相去遠矣吾人良知非但不沾惡習
雖善亦未有着處於此有得則融化痕迹削磨觚稜
內不失已外足以同人庶幾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者

矣如何如何

寄李汝貞

儒佛異同之辯不必急急於此而彼之言說近吾儒者亦不必故加排斥以求異要在念念不欺良知自強不息到得精義入神則千古是非只在目前毫釐彷彿如見黑白矣不然流入意見想像終無自得也治心病如治身病紛紛衆言莫非方藥惟對病求方苦口服藥則適言俚語無不爲益况其近道者乎方非對治藥不猛進則聖人經訓徒長意識况其不出于聖人者乎來書所謂時時內照惺惺不昧果能如此致其良知喜如此怒如此哀樂如此目于色耳于聲口鼻四肢于臭味安逸莫不如此則五賊不能爲盜七蔽不能爲翳莫非吾良知之用矣來書謂敬字不如覺字喫緊此恐是泥文着相意見所蔽心常惺惺卽覺卽敬不敬則亦不得謂之覺此亦不可不察也

答張士儀

來書極是懇切讀之警策多矣虛浮傲物是人生障道因緣然傲非必以輕忽爲心肆陵侮之行而後謂之傲也見已之是而不自見其過見人之不若已而

不見其勝已不能善與人同而樂取諸人皆傲惰之心也故虛浮之氣日隨知識以長而不自覺今士儀自覺其傲則傲不能爲士儀病可知矣然僕豈敢謂吾輩精神志意果無纖微之近乎傲與虛浮而謂士儀之言爲無病認病刻責過甚者耶昔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故知之未嘗復行今吾輩誠能于已之不善知之者則不復行如是而致其知則凡幾微隱伏必不可得而欺亦如顏子之未嘗不知故非謙則不足以復而非深自刻責則不能謙願士儀益勉之甚冗草草作復諸友相見出此見意又不得玄畧書殊懸念便中亦望道此

寄柯少海

意外之厄君子所不免惟不易其志則反身內省莫非進德之地傳稱困而不失其所亨亨非自外也處險而說者也說非有假於物吾心不自欺而獨知常慊焉所謂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者也往歲固常與少海切磋此學別雖久知少海用功加密矣豈以外至者爲輕重哉世道日降爲治者不務於遏惡揚善之實而行其苟且驩虞之私有志之士又往往加以憤世嫉邪之心而少哀矜勿喜之意是二者均之

不得爲中道然皆學之不講道之不明之故少海山林優游力明此學自當有聞風而起者蕩蕩平平之化且將身親見之矣少海幸自愛身雖遭抑名無所損異時士大夫想望風采且將爲少海伸屈况區區素愛者乎脩身以俟無任拳切

答希冉

來書謂欲因事勉強收拾放心何爲事至之時將欲勉強者又不能自致而此心茫然不知所之足見別後省察不懈然亦是學問頭腦不甚分明所以有此夫心者仁義之心故其良心者不仁不義之心收其放心者去其不仁不義以復其心之仁義蓋已所自有而自得之者也夫學道莫先於立志志苟真切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欲仁斯仁欲義斯義矣凡欲勉強而不能自致者志不真切故也希冉去吾千里之遠然志欲通書便能通書豈有自己仁義之心不假外求顧欲勉強而不能自致耶於此可以責志矣明德者明其明德於天下國家親民者親其天下國家之民民非對君而言如務民之義民可使由之民卽人也如必對君言民則庶人豈復有親民者哉夫言親親仁民愛物則民與親對物與民對若專言民則

親與物皆舉之矣若專言物則如厚德載物成已成物之類親與民皆舉之矣豈亦以人爲禽獸草木耶小試暫屈且可脩已待時菽水可以盡懽祿養不如善養古之孝事其親者如此千萬努力薄遽草草

寄袁督學

別後靜養功夫何如督學校文未免勤勞夙夜求靜恐不可得周子以無欲爲靜程子亦謂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故聖人之學要在慎其獨知靜亦知動亦知靜亦慎動亦慎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也幸體驗之

答劉成卿

來書足見爲學真切然尚有可論者謂良知之學無間動靜則誠然矣謂隨事精察觸處皆理暇則靜坐更覺此心靈瑩不昧却似微有動靜之分也夫意念之知覺爲感知覺之感應爲事覺接人卽意在接人是爲接人之事覺靜坐卽意在靜坐是爲靜坐之事故事者非他意念知覺之感應者也靜坐非暇接人非擾靜坐非無事接人非始有事也意有善惡故事有格不格格物致知者良知文理密察知善必爲知不善必改是謂各得其理是謂靈瑩非有二也今往

從自心虛靈獨知涵養擴克以得其爛然不可欺勃
然不可已者則凡荀程歐子之言其精純者皆發吾
心所自有而其疵駁者亦足以知其受病之所自以
爲內省之助此固古人多識畜德之道計執事用力
於此既深常有以教我迫冗占復湏而承盡所欲
言

寄蔡可泉

南都別後忽忽數載訊牘且復踈闊况望促膝款承
念之殊惘然也頃聞督學敝省私心願見如渴顧執
事有公期而僕又不能遠造馳切何如昨辱馮午山
使翰僕復之書云濶俗莫挽志士寔同此慨然湏自
世人心髓入微處撥轉亦湏自自己心髓入微處精
神透出此天德王道之所以貴慎獨也所欲與可泉
相砥爲益者亦不出此便間尚幸有以教之

答周以介

東廣藩臬諸公相會者能道以介政聲甚嘉良慰遠
懷方特之操在宦途愈礪雖居今之世不無矯拂其
視隨俗浮沉者相去遠矣吾人良知非但不沾惡習
雖善亦未有着處於此有得則融化痕迹削磨觚稜
內不失已外足以同人庶幾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者

矣如何如何

寄李汝貞

儒佛異同之辯不必急急於此而彼之言說近吾儒者亦不必故加排斥以求異要在念念不欺良知自強不息到得精義入神則千古是非只在目前毫釐彷彿如見黑白矣不然流入意見想像終無自得也治心病如治身病紛紛衆言莫非方藥惟對病求方苦口服藥則適言佞語無不爲益况其近道者乎方非對治藥不猛進則聖人經訓徒長意識况其不出于聖人者乎來書所謂時時內照惺惺不昧果能如此致其良知喜如此怒如此哀樂如此日于色耳于聲口鼻四肢于臭味安逸莫不如此則五賊不能爲盜七蔽不能爲翳莫非吾良知之用矣來書謂敬字不如覺字喫緊此恐是泥文着相意見所蔽心常惺惺卽覺卽敬不敬則亦不得謂之覺此亦不可不察也

答張士儀

來書極是懇切讀之警策多矣虛浮傲物是人生障道因緣然傲非必以輕忽爲心肆陵侮之行而後謂之傲也見己之是而不自見其過見人之不若己而

不見其勝已不能善與人同而樂取諸人皆傲惰之心也故虛浮之氣日隨知識以長而不自覺今士儀自覺其傲則傲不能爲士儀病可知矣然僕豈敢謂吾輩精神志意果無纖微之近乎傲與虛浮而謂士儀之言爲無病認病刻責過甚者耶昔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故知之未嘗復行今吾輩誠能于己之不善知之者則不復行如是而致其知則凡幾微隱伏必不可得而欺亦如顏子之未嘗不知故非謙則不足以復而非深自刻責則不能謙願士儀益勉之甚冗草草作復諸友相見出此見意又不得玄畧書殊懸念便中亦望道此

寄柯少海

意外之厄君子所不免惟不易其志則及身內省莫非進德之地傳稱困而不失其所亨亨非自外也處險而說者也說非有假於物吾心不自欺而獨知常慊焉所謂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者也往歲固常與少海切磋此學別雖久知少海用功加密矣豈以外至者爲輕重哉世道日降爲治者不務於遏惡揚善之實而行其苟且驕虛之私有志之士又往往加以憤世嫉邪之心而少衰於勿喜之意是二者均之

不得爲中道然皆學之不講道之不明之故少海山林優游力明此學自當有聞風而起者蕩蕩平平之化且將身親見之矣少海幸自愛身雖遭抑名無所損異時士大夫想望風采且將爲少海伸屈况區區素愛者乎脩身以俟無任奉切

答希甫

來書謂欲因事勉強收拾放心何爲事至之時將欲勉強者又不能自致而此心茫然不知所之足見別後省察不懈然亦是學問頭腦不甚分明所以有此夫心者仁義之心放其良心者不仁不義之心收其放心者去其不仁不義以復其心之仁義蓋已所自有而自得之者也夫學道莫先於立志志苟真切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欲仁斯仁欲義斯義矣凡欲勉強而不能自致者志不真切故也希甫去吾千里之遠然志欲通書便能通書豈有自己仁義之心不假外求顧欲勉強而不能自致耶於此可以責其志矣明德者明其明德於天下國家親民者親其天下國家之民民非對君而言如務民之義民可使由之民即人也如必對君言民則庶人豈復有親民者哉夫言親親仁民愛物則民與親對物與民對若專言民則

親與物皆舉之矣若專言物則如厚德載物成已成物之類親與民皆舉之矣豈亦以人為禽獸草木耶小試暫屈且可脩已待時菽水可以盡權祿養不如善養古之孝事其親者如此千萬努力薄遽草草

寄袁督學

別後靜養功夫何如督學校文未免勤勞夙夜求靜恐不可得周子以無欲為靜程子亦謂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故聖人之學要在慎其獨知靜亦知動亦知靜亦慎動亦慎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也幸體驗之

答劉成卿

來書足見為學真切然尚有可論者謂良知之學無間動靜則誠然矣隨事精察觸處皆理暇則靜坐更覺此心靈瑩不昧却似微有動靜之分也夫意念之知覺為感知覺之感應為事覺接人即意在接人是為接人之事覺靜坐即意在靜坐是為靜坐之事故事者非他意念知覺之感應者也靜坐非暇接人非撥靜坐非無事接人非始有事也意有善惡故事有格不格格物致知者良知文里審察知善必為知不善必改是謂各得其理是謂靈瑩非有二也今往

往二言之恐是語病然毫釐不察則接人與靜坐有兩種境界各得其理與此心靈瑩有兩種功夫其於精一之旨將不免於千里之謬矣

來書又謂學者所以疑良知之說皆吾見口耳之知遂以為外初不知達天德之知誠然誠然口耳在外而知即天德之知也無天德之知則口耳無知離却口耳之知亦無從而見其所謂天德之知者故知一而已天無內外也無自欺以自慊其知者亦一而已矣亦無內外也今之疑者恐未嘗有正心誠意之志尚何內外之能辨哉

來書又謂浮氣橫生遇事過於慷慨峭而不裕益無柔克之道知峭而不裕為浮氣即是良知既知之即警惕微艾氣自不浮即是柔克即是致知然浮氣亦只是好勝與功利之私根着於心故感觸則勃然而動能蕩滌好勝與功利之私浮氣自無由生所謂持志以養氣者也若不知於志上着力而別求柔克之道恐未免如扶醉漢扶起一邊倒着一邊矣先塋上方嚴作復草草

寄貞玄略

二生來得手書無恙尊堂高壽不能遠出前周仲舍

行曾附數字相期今乃知不可來也悵念悵念致知
之學本自簡易明切但吾黨未能毋自欺未能恒自
慊耳事事慊於知之謂格是謂知本念念不欺其知
之謂誠即是無念人已本末主宰流行本非二事近
日言人人殊只是牽於意見文句未能身心實體徒
多言耳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自無此病矣諸友每
會望以此意礮之敝邑諸友亦不時來會東廓諸丈
以暑暫止秋涼當往南明小館其時敝邑諸友當有
久住此館者矣想欲知之

答鄧平川

武功勝會欲從無由示以講習所疑警發良多感服
感服性有七情欲居一焉欲也者性之情天之理也
循天之理是謂道心惟微動於意必至於不節而縱
是謂人心惟危危微之幾如水湧為波波平為水間
不容髮室慾者警省戒懼室其意必之萌以不至於
縱而無節致知之學也知之本體本自文理密察本
自齋莊中正本自發強剛毅警省戒懼者密察莊毅
之本心也此心晝夜不舍至於終月三月無終食而
不於是則良知常致而意必無由萌欲無由縱如是
而曰欲本無根當下即是不必外取不假遠求所謂

切近精一善學者也如其乍警乍忘乍省乍忽乍戒
乍肆乍懼乍逸意動而心覺覺動而意止止者忽復
動動者忽復止如是而以暫止暫覺之間謂爲無根
謂爲即是則足以滋怠忽肆逸之私而非所以藥外
取遠求之病敦切近精一之功夫夫精切懇到乃又
以目前爲不足而求之或遠與警忽無恒乃遽安之
而謂不可更事他求二者之失其本心則一而病則
有間聖賢立言如良醫立方要在因病投藥若不察
病症執一而用則未免因藥生病夫來教諄諄切實
祇領佩服聊述所聞以求嗣教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三終